

钟道新 著

历史的十分钟

群众出版社



2
3

历史的十分钟

钟道新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历史的十分钟

钟道新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4.375印张 75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85 定价：0.86元

印数：00001——22000册

内 容 提 要

年轻的检察员卫晋被派去侦查辉煌烟厂厂长徐英受贿一案。他冲破重重阻力，不但查清了徐英的犯罪事实，而且顺藤摸瓜，挖出了江泽林这个身居高位、隐藏很深的经济犯罪分子。然而，案件是查清了，被外商骗走的巨款却因官僚主义的无形拦阻，以十分钟的时间差而没有被追回。

还有十五分钟就要下班了。街上的人流量、车流量正趋向峰值。喧嚣的市声满不在乎地从大门，从窗户涌进G省检察院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

在这里办公的五人中的四个已经开始收拾桌上堆积如山的卷宗，做下班前的准备。只剩下卫晋一个人在专心读着什么。

卫晋，今年三十岁，平常身材平常脸，没有什么值得形容的地方。他是G省政法学院八二级的毕业生，因为初来乍到，故而只能占有所有机关里最小的办公单位——一张桌子，连半个卷柜也没有。而且按照天下所有机关单位不成文的规定，他的办公桌地处整个房子里最不来劲的地方：窗户前面。此时他正在颇具热力的夕阳残照下攻读一本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材料。不大的写字台上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飞机机关炮弹壳做成的烟灰缸和半支红蓝铅笔。

“你不回家？”检察员老李拍拍卫晋的肩膀。他总是喜欢摆出一副老大哥的架式。

“不。”卫晋连头也没有抬。他今天下午被检察长派到辉煌烟厂去协助纪委工作组工作。此刻他正在作战前准备。

“明天是星期天，”等人都走完之后，卫晋边舒活筋骨边想，“有无穷无尽的家事要做。所以宁肯回家挨骂，也得在今天读完。否则星期一出现在纪委工作组，我就会象一个初次驾车进城的乡下拖拉机手一样，被人吆来喝去的。”想到这他就又把注意力转回材料上去。

办公室里很静。夕阳慢慢地转射到老李的桌上，然后又不出一声地移开。此刻正是潜心研读材料的大好时光。

他那双起码阅读有八亿语言符号的眼睛迅速地在间隔很宽的“笔录纸”上扫过。这目光好象一把手术刀，试图剖析材料的内部构造，理清其各个系统。

材料是零星的，分别由七个人独立提供。支持全部材料的骨骼是一位名叫洪淑彦的烟厂女会计的揭发信：辉煌烟厂厂长徐英的支出大大超过他的正常收入，并且独断专行，屡屡违犯国家的财经纪律……

卫晋又读了一遍材料，于是这具骨骼上有了肉。事情是这样的：辉煌烟厂从一九八〇年起，陆续向一个名叫胡与闻的香港商人订购了三批烟

叶，可烟叶的质量一批比一批次，而价钱却一批比一批高。于是一些知情人分别向纪检会与检察院写信揭发。

“受贿案，最少也是玩忽职守。”卫晋喃喃自语地合上卷宗。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破案的是公安局，审案的是法院，从而漏掉了检察院，其实这大谬不然。几乎全部有关国家干部触动刑律的案件都归检察院审理。这其中包括滥砍滥伐森林、贪污、受贿、玩忽职守……而其中划归卫晋所在的经济检察处受理的案件中最难办的就是受贿案。因为这种案子既不会象贪污案那样在账目上留下痕迹，也不会象凶杀案那样在现场留下诸如血迹、指纹类的直接证据。这种犯罪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在某个没有人的角落，一迭新的或旧的钱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相当简洁，静悄悄地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故而被老检察员们认为是最没“油水”的案件，破案率也比其它案件低得多。

“检察长怎么单单挑中了我？”卫晋自问自，“也许是上次与老李一起经办那桩倒卖汽油案时，自己多出了几个‘鬼’点子吧？可那种案子毕竟简单得多，到底有账可查，而且买卖双方均在境内呵！”

“呵，快七点了！”他无意中一看表，失声惊叫起来。

他在汽车上一边看着路边的站牌，一边苦思如何应付一进门就会象潮水一般涌来的妻子的埋怨：该几分嘻笑，几分诚恳，几分谦恭？他就象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虽然同一古曲已经演奏了上百遍，但仍然觉得自己对大师的作品没能全部领会，感到有些把握不住，有些怯场。

如果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涟江边上的“海鸥宾馆”真的是一只展翅欲飞的海鸥的话，那么它的头就该是顶楼上那套人称“总统套间”的房子。

此刻，有两个人在这“头”里，一边眺望那慢慢沉入涟江的夕阳，一边在品尝杯中的美酒。

“这种白兰地是马爹利家族从一七一五年开始酿造的，其配方与工艺流程至今还作为此家公司的一级保密材料。”说这话的正是港商胡与闻。他四十七、八岁的样子，从头到脚洋溢着香港商人特有的精明劲。

“咱们言归正传。”坐在他对面的G省外经委进口处处长江泽林打断他的话。他是一九五六年英文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早从那个水晶酒瓶后面的说明里知道了这种名叫“MARTELL”酒的全部历史。“你这次来推销的烟叶又自称是什么品级？”他把双腿优雅地架在一起。

“缅甸弗吉尼亚A级烤烟。”听胡与闻说话的声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高档香烟那种金黄色的烟丝。

“这个品名我已经听过三次了，可似乎……”江泽林说到这就再没有下文了。话说到什么份上就已经将信息传达完，是一门相当精深的学问，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

“这次一定是！前几次若不是出现意外。”

“多少吨？”江泽林摆摆手，示意他不用解释。

“两千吨。”

“据我所知，缅甸年产这种烟草不过三千吨能供出口的全部也不过是你刚才说出的数。”江泽林聪明的淡黑色的眼睛中闪现出嘲弄的神色。

“我内人与缅甸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是亲戚……”胡与闻忙不迭地解释。他决不敢低估眼前这位处长大人的学识与智力，更不敢低估他手中的权力。在外经委的几个处里，论权力数进口处，这是因为进口商品的价钱是活动的，变通余地很大；而出口处的出口业务则不然了：即使比中国官方内定价格低一分钱，也得请示北京的物价总局。

“那么价钱呢？”

“抵岸价格每吨一千四百六十八美元。”胡与闻递给江处长一张名片，“我已经给您写在上面了。”

江泽林玩弄着这张质地优良、印刷考究的名片，无意中发现在以前那串“香港昌运烟草专营公司经理”的街头中又添了个“总”字，不由得



暗暗一笑。他是老外贸，相当清楚港商的这套小把戏：那边的经理、总经理都是自封的。有二百美元就可以开业，随时随地也可以停业。可这些人深知内地人对衔头、职务的迷信劲，故而经常变换花样，力图给人一种事业欣欣向荣的感觉。但这些与他的关系不大。“具体价钱具体谈。”说着他就站起身。

一听定音鼓响过，胡与闻连忙站起来：“请处长到下面用饭。”他明知这是虚邀，江泽林是不会去的。

“不必客气。”江泽林接过胡与闻递过来的手提包与风衣。

“样品我装在提包里面了。”胡与闻用除江泽林和他之外，谁也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可江泽林连一点听到的表示都没有，径自出了门。还在电梯里他就把风衣的领子翻起来，又戴上了茶色眼镜。

他乘坐的出租汽车在离他家还很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就停住了。

他以在他这个岁数上堪称矫健的步伐上到六楼，然后伸手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立时传来悦耳的铃声。他敏锐的耳朵立时听出这是歌剧“卡门”中一句著名的乐句。这种门铃在友谊商店内的标价是六十元。

“怎么搞的！”他心里狠狠地咒骂道。他不知道警告过妻子多少次：财不可外露！可谁料她

竟然把他悄悄请回家的财神给贴到门上来了。

他那个当小学教员的妻子没有在家，给他开门的是他唯一的宝贝儿子江小宏。

“爸爸，您怎么这么晚回来？”江小宏伸手来接包，可江泽林只把风衣递给了他，自己提着包进了厕所。

他坐在马桶上，从手提袋中摸出一个容量相当大的鳄鱼皮夹，开始点钱。他点钱的手法相当独到，而且异常熟练：用手指一拈，钞票便象电风扇一样地飞舞起来，片刻功夫就点完了。一共八千元兑换券，全是崭新的五百元大票，摸上去相当舒服。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新钱无论在何时何地，摸上去都是舒服的，可江泽林却清楚地知道并非如此。他亲身经历了从“不舒服”到“舒服”的全部历程。

三年前，江泽林作为一个外贸代表团的团员出访了日本与香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那些使人灵与肉都沉醉的无边享受，并没有迷住他的眼睛。他受过相当的教育，并不是一个土佬，所以绝不会象他的顶头上司外经委那副主任那样不住口地赞叹。虽然两人都是头一次开“洋荤”。

他在思索，在寻找推动这一切的原动力。没用多久，他就发现：钱，只有钱，才是根本，才是一切。

可怎么才能安全地弄到钱呢？对此，他联系中国的国情，开始了紧张的思考。没用多久，就有了雏形。

外经委的进口处处长是个承上启下、独当一面的职务。涉及到工农业、财贸、交通各个部门，其权力决不亚于诸如冶金、电力等专业厅局的厅局长。加上他长袖善舞，极会做官，巴结他、赏识他的人委实不少。但他只听好话，决不收礼，也从不搞安插亲属、从产家直接买便宜货之类的名堂。因为这样做很容易授人以把柄，从而把自己的前程断送掉。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手中这份权力找一个才貌双全、既忠贞又可靠的“新娘”。

他在研究，在寻找，在等待，在盼望天赐良机。

一九八〇年，机会终于来了。他一下子抓住了它。

胡与闻“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晚就把钱悄悄地送了过来。

接还是不接？事到临头，江泽林几乎当场拒绝。他犹豫，他害怕，他觉得这些崭新的钱有些咬手。

这事没人可请示、可商量、可推诿，只有自己拍板决定。他鼓足勇气，把钱收下来。

那次他是步行回家的。回到家后，也是坐在这个马桶上，先数后想。想完数，数完想；心在跳、脑在转。理智告诉他，上交吧，现在为时不

晚；欲望怂恿他，收下吧，机不可失……马桶盖都被他捂热了。

他明白自己只要收下这笔钱，就要过一种在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式的生活，片刻不能掉以轻心。但钢丝的那一端实实在在的美景却在召唤他，向他施展着无限的魅力。

“只要很好地掌握平衡，我相信凭我的能力，一定能走过去。”最后他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从容地站了起来，走出厕所，走向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是个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人，很善于分析问题，只用了一夜时间，就将理智与欲望这对被千古哲人认为不可调和的一矛一盾统一起来，并且拟定了今后生活工作的大致方针：第一，我要贪赃不卖法，在作生意的时候坚持原则，使人无法找到“收”的来源；第二，我要有计划地开销这笔钱，在不事声张的前提下，为全家人提供最优的生活，让人从“支”的一方也找不到毛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他打赢了第一仗，从理论上搞通了。

可当胡与闻第二次又悄悄把钱塞给他时，他心中依然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犯罪感，好长时间排解不开。他毕竟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过三十余年，深知共产党处理经济罪犯是决不手软的。他睡不着觉，总是想着那笔钱和那笔钱所能引起的后果。有时即使是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勉强入睡，

也要大量地盗汗，高频率地哆嗦，含糊不清地梦呓……

迫于内部压力，他终于向妻子吐露了真情，希望这个最亲近的人能分担一点。

“咱们把钱上交了吧！”妻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万一”。

“甭提什么‘万一’，”他粗暴地打断妻子的话，“实话告诉你，那钱我已经花掉了两千块，两千块！你听清楚没有？这是我一年半的工资！”他后悔自己把钱的来历告诉了妻子。自己这个娇小玲珑的妻子，象世界上许多貌似聪明的女人一样蠢，一样的没有大主意，一样的只会叽叽喳喳地扰乱你的心神。

为了解除这种与钱俱来的犯罪感，他开始饮酒，每天晚上三杯。

酒是千古妙方，用近代科学方法酿制的高级酒尤是。他边尝佳酿边思想，每一杯酒都使他的元气恢复一分，每一个思想成果都使他坚定一分。

“这钱是资本家的，咱们弄上一点于国家并没有丝毫的损害；再说，光经我的手，就给国家赚取了成千上万的外汇呵！”他在反复安慰妻子的过程中，自己慢慢地建立起一套理论来。

把歪理说成正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这正是大盗与蠢贼的区别所在：小蠢贼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地道；而那些大盗们则有着自己的伦理观，价值观，并能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

随着他的理论日趋完善，他的妻子苏芬也慢慢地平静下来。她的头脑简单得很，象茶叶一样地容易沾染异味。每当江泽林在枕边悄声细语地给她讲述那套“理论”时，她总是崇敬地望着丈夫，就象母鸡望着五彩缤纷的公鸡一样。

没有多久，他们一家人就象没腿的人离不开双拐一样离不开这些钱了。因为这些钱已经纳入了家庭的开支计划，渗入了每个人的毛孔之中……

任何事物的自然生长都是外力无法遏制的。聪明的办法是：千万不要播下种子。诸位如果亲眼得见江泽林此时是多么从容、熟练地把名片扔入马桶冲掉，又是多么坦然地把钱放入衬衫口袋，就会相信上述论点。

植物园街是一条和公园差不多的街道。十三幢各自独立的住宅相距甚远，被各种热带乔木团团围住，在月光下显现出一种梦幻般的气氛。

如果有个细心的人一路数过去的话，他就会发现最末那幢，也就是最为讲究、气派的那幢的门牌不是十三号，而是十四号。想来一定是当初建房的人为了避开这个不吉利的数字。

这幢房子共有两层，前面有个大花园，花园被一条长长的鹅卵石走道劈作两半。走道边上是青一色的小白桦树，在月光下看过去，犹如两排年青的白衣卫兵。二楼的阳台远远地探出房子，

好像是神话传说中骄傲的王子那长长的脖子。

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卫晋。当然，正确的说法是属于他的岳父、G省原副省长肖一泯。

整幢房屋的建筑面积是六百七十平方米，比举世闻名的爱丽舍宫的总统官邸还大十平方。可说来也怪惨的，轮到卫晋名下，却只有三间，四十平方。然而这四十平方的分配权又都在妻子肖霜手里，所以轮到卫晋的书房就只剩下六平方的一小间了。即使这样，卫晋也很满意。因为寄人篱下，要求不能太高。

此刻他正在一张桌子前面坐着读一本不算太厚的《对外贸易》。对面墙上挂着一幅他自书的条幅“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字迹好像是用钢筋焊就的，有力倒是有力，但一点不漂亮。

这间只有一扇小窗的书房内又湿又热，卫晋一边看书一边擦汗。

“那么其余的房子都派什么用场了呢？”几乎所有光临过他书房的人都这样问。

这叫卫晋很难回答清楚。老岳父在位的时候，楼下住满了司机、警卫员、秘书、保姆，构成了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机关。

后来，肖一泯离休了，这些“勤杂”人员就象潮水一般地退了下去，而肖一泯前妻生的孩子和后妻与前夫生的孩子，背着贪心的大包袱，赶着欲望的大车，又象潮水般地涌来填补空缺，就象当年去美洲大陆的淘金者一样。他们当然都有